

本刊主编：易艳刚

值班责编：刘晶瑶、雷瑾

实习生：王晓东

第46期

微信公号：xhmrxdxw

电话：(010) 63076340

“世界最大桃园”蕴藏的乡村振兴“密码”

“

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揭开了中国“三农”发展的新篇章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”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大桃产业寄托了北京平谷人的梦想。喜悦、期待、幸福……一棵棵桃树写满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印记，蕴藏着乡村振兴的“密码”

北京市民在2016年平谷区甜桃王擂台赛上拿着大桃拍照。新华社资料照片

本报记者李斌、郭宇婧、夏子麟、田晨旭

瓤肉莹润，浆液甘甜……每年夏秋，北京街头板车、水果超市，人们不时可见这种水果：平谷大桃。平谷大桃，有着怎样的“前世今生”？身上隐藏着怎样的故事？近一个多月来，记者多次深入地处北京东北方向的平谷区，深入面积高达22万亩的“世界最大桃园”采访桃农、基层干部。

从改革开放之初平谷一个小村庄“冒险”种下桃树，到如今7万桃农年均从“桃”身上“收入”1.8万元，从往昔“无名小卒”到中国驰名商标、地理标志产品，一颗大桃折射了一位位普通中国人在过去40年里为创造美好生活而不断奋斗、科学求实的精神，蕴藏着过去40年一个东方古老国度从“站起来”走向“富起来”的“密码”。

“平谷大桃”不只是富民产业

“亏了这桃树，要不真供不起孩子上学”

10月中旬的一天早上，老卢正在自家桃园，摘着今年最后一批“桃王九九”，这也是今年全平谷最晚成熟的一批桃。老卢全名为卢宝生，是平谷区黄松峪乡黑豆峪村的果农。已经59岁的他，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平谷人，他家的桃园有6亩7分地。

“今年最大的桃有2斤3(两)，我卖了200块。”老卢坐在桃园的石墩上跟记者笑着聊，他是附近小有名气的桃王，得过两次全区的甜桃王，还获过京津冀地区的金奖。“桃王九九”是从中科院引进的品种，就是你旁边这棵桃，结过我种的最大的桃，2斤6(两)一个。”老卢总是笑着。他口中的“桃王九九”是公认个头大的晚熟品种，不仅高产、稳产，而且甜度很高。

“亏了这桃树，要不真供不起孩子上学。”坐在树下，老卢很认真地讲，自己原来在附近打工，只能挣个吃饭钱。后来琢磨种桃能有稳定收入，就开始种大桃。从一无所知到自学摸索，感谢老师来讲课，示范修剪、防治病虫害，终于得心应手。如今一亩地桃，一年能卖2万多元。据他讲，自己供两个孩子上学都靠种桃，现在他们一个在首都医科大学博士毕业留校当教师，一个是北京公安特警。

在桃园陪着老卢的，是平谷区果品办公室的科长喻永强，他就是老卢反复强调的“老师”之一，这会儿正在叮嘱老卢记得早点打“管护”——这是一种主要给果树抗冻用的无害喷雾。

喻永强对记者说，别看老卢说得轻松，其实种桃树挣的都是辛苦钱。从修剪枝到套袋(一种生产无公害水果的有效措施)，不仅要登高爬梯，而且为了果实密度，桃农几乎要观察到每一寸桃树枝，四季无闲时。不仅如此，由于凌晨温度低，糖分易积累更香甜，桃农都在凌晨摘大桃。如果凌晨4点摸黑进到村里，一定会被吓一跳，像赶早一样的果农早已完成摘桃和打包，大口地吃起了早饭。

老卢满是褶子的脸上，没有露出半点抱怨，一门心思想着自己的桃子：“我种桃算是(当地方言，即“就是”)”一个乐趣，每天上桃地来挺美的，累点也不觉着。来找我买桃的都是回头客，有的大客户一下就买上万块钱的桃，他们满意了，我才能挣钱。”

心满意足的老卢，是平谷区桃农的缩影。如今，平谷有7万人从事这一产业。经历30多年发展，平谷已成为中国著名的大桃之乡，拥有22万亩面积的“世界最大桃园”，年产量超过3亿公斤，总收入逾13亿元，占北京全市大桃收入的80%。

记者调研发现，“平谷大桃”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，有良好的经济效益，更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：不久前在深圳召开的2018年森林城市建设座谈会上，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评选的“国家森林城市”揭晓，北京市平谷区成为北京首个“国家森林城市”，森林覆盖率达67.9%，林木绿化率71.58%，其中大桃占林木绿化面积的25%。

“大桃一品”带动果品产业

“卖这老多钱可咋花啊？”

平谷是北京市16个区之一，位于北京东北



部，北靠燕山，南有洹河，与天津蓟州区、河北三河、兴隆接壤。由于三面环山，故以平川谷地命名为“平谷”。据记载，自汉高祖十二年时，建立平谷县，历经2000余载，境域多变，但“平谷”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。

金秋十月，站在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官村附近的半山腰上，一望无际的桃树林迎着微风碧波荡漾。64岁的桃农岳长保说，“平谷大桃”就发源于后北官村，当时村里生活并不好，为了让村民富裕起来，当时村里的老书记顶着“以粮为纲”的政治压力种起了果树。

“好地种大田，破地种果树”，在牙缝里挤出土地的后北官村人在浅山区的角落开始尝试，打起直径几米宽的敞口大井。山区环境原本不好种植果树，但人们渐渐发现和苹果树相比，桃树在“上山下滩”的土地上也能成活，再加上平谷土地含钾量高，利于种植，逐渐有群众和村庄加入种植大桃的队伍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特别是1983年全国实行双层经营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后北官村仅在短短两年时间内，将全村5000多亩土地都种上了桃树，成为平谷第一个大桃生产专业村。

“那阵桃也不好卖，卖不出去，有的把树都砍了，不挣钱不是？后来种植信息一传出去，东北的大车都到这儿来收桃来了。”卢宝生说。

平谷区刘家店镇党委宣传部部长于学军回忆，1984年后北官村有一户桃农因为肯于吃苦坚定选择种桃，当年就卖出了9000多元大桃，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元户。而那时，普通工人每个月只挣50多元，在农村盖五间瓦房只要2000元。

农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，成就了平谷大桃产业。“当时的场面记忆犹新，北官村大街上都是人，看着人家数着一张张大团结，大家都在感慨——卖这老多钱可咋花啊？”于学军形象地说，由于尝到甜头，农民从一开始对种桃树“心里没底”，转身积极地栽树，很多家庭一下卖出三四万元的大桃，都乐开了花。

转眼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平谷区政府在总结后北官村大桃富民的成功经验后，提出了“山区要想富，必须栽果树”“一家一亩果园，一户一名技术员”等口号和措施，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，平谷形成了4万亩大桃的种植规模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缺少专业化的大桃产业出现了波折。大桃因不易保存也俗称“隔夜愁”，受制于物流能力及供需不平衡等问题，市场一度出现滞销，“销售难”难住了农民。“不该继续发展了”“再种谁也卖不出去”等声音此起彼伏。

平谷区政府果品办公室总工程师张文忠说，事实上，20世纪80年代末平谷还没有形成专业化的大桃种植，一提到专业化总被人嘲笑“农民有啥可专业”。那时正值全国红富士苹果大发展时期，乡镇、村负责人多次去山东栖霞考察红富士苹果生产。

1991年初，平谷县(2002年改设平谷区)政府专门成立果品办公室，在大量调研基础上因地制宜提出“大桃一品带动果品产业发展战略”的科学决策，加快了大桃产业发展。

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，这一科学决策的效果开始显现，专业化种植在平谷得到了认可。一些勇于“吃螃蟹”的村民得到了实惠，住进了二层小楼。一直到2004年，平谷形成了22万亩的种植规模。

桃花早开，被称为“报春花”。杜甫曾深情写道“桃花一簇开无主，可爱深红爱浅红”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，如何让平谷大桃为更多的世人所知，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平谷桃花节由此诞生，1992年“第一届大华山桃花节”的成功举办，实现了“从桃到花，以花卖桃”。到1996年，桃花节连续举办了5届，共吸引了30多万游客，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，更让大桃再也不愁卖了。如今，桃花节已经发展为集传统文化、音乐文化、休

闲文化、体育运动和美食文化于一身的“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”知名品牌，2018年总体接待游客超过360万人次，旅游收入近2.5亿元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平谷大桃产业的发展突飞猛进，规模和品种也大幅提升。张文忠说，上世纪70年代只有“久保”等老式品种，80年代黄桃、毛桃流行，90年代初开始油桃更受欢迎，从一些农林研究所引进的国内外新品种不断面世，到目前已发展出200多个品种。

国家统计局在“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”中指出，以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，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，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，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，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。几十年来，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，13亿中国人彻底告别了长期的农产品“短缺经济”状态。

种桃科学化、专业化

“脸晒得最黑的肯定就是果办的”

平谷大桃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，但大桃产业发展的内核，自始至终有一种奋斗者的心态在支撑。

专门成立的果品办公室功不可没。1991年起成立的平谷县果品办，是当前北京市唯一保留的区县级果品办。如于学军所言，“全区公务员站出来，脸晒得最黑的肯定就是果办的。”

每年在老百姓田间地头指导生产的“果办”老师，往往在农民还没起身时，就已赶到田间地头。张文忠说，“果办”老师被平谷果农“追星”追了几十年。“老师”一到村里去，果农立即放下手中的饭碗，跟着追上去询问咨询，因为“果办”给农民带来了切实的技术。

“一开始您种桃时，自己掌握技术吗？”记者问卢宝生。

“不掌握，一点都不懂，就是果办的人来教。按他们说的回来再看看书，一点点地摸索。桃要怎么管理才长得好、口感好？用什么农家肥？我总结，农家肥不能是鸡粪，得是牛羊粪，这种种出来的桃甜度最高。”这位曾经在区里比赛摘取“甜桃王”桂冠的桃农透露了种桃的秘诀。

平谷大桃产业曾爆发“潜叶蛾”和“黑斑病”危机，其中名为“桃细菌性黑斑病”的传染病发病快、传染性强、对果实影响大，如不加以控制，大桃必将减产减收，甚至绝产绝收。平谷“果办人”通过调研走访，下地观察病虫害，与相关专家进行研究实验，逐步找到了遏制病害方法，申报重点防控项目，并在全区推广，为果农减少近亿元经济损失，帮助平谷大桃产业迈过难题，也成为解救危机的“亲人”。

相比之下，在上世纪90年代末，临近的某县原本和平谷种植同等规模大桃，但因为出现严重病害，而没有专门机构负责管理研究解决，眼睁睁地看着十四五万亩的大桃产业日趋衰落。

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言：“果办”在百姓心中的地位非常高，村里组织活动时只要一广播，一会儿果农骑电动车排大队跟检阅一样就来了，比发东西还使。”

产业规划、技术引进、品种升级……如今平谷大桃正越来越走向专业化发展。张文忠也颇为自豪，大桃对农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很多农民对此津津乐道，一大批人因为大桃买了楼房，供子女上学读书。“我们做农业的，为农民生活提供保障，为社会添砖加瓦，我觉得很骄傲。”他说。

近年来，平谷区刘家店镇还发起了种“诚信桃、厚德果”倡议，呼吁全镇百姓诚信经营，杜绝缺斤短两，争做诚信桃农。想要获得诚信之星，需完成不使用除草剂、施用有机肥等诚信公约30条的严格标准。例如，桃园内不能使用除草剂。杂草影响桃农劳作，干扰果树生长，相比机器和手动除草，除草剂可以快速除草，但其农药残留对人体有害，也会影响大桃味道。

“农业局会进行督查和执法，果办”指导并检查，保证最好的绿色产品供给到市场。”张文忠说。

电商培训，产品分级

“原来按筐卖，现在按盒，甚至按个儿卖”

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，互联网化逐步深入。2018年开始，平谷区在“互联网+大桃”的基础上，鼓励果农从传统销售向个人电商转型，大幅提高农民收入，助力产业转型。

平谷区商务委副主任高杰说，“互联网+大桃”在2014年起步时主要以平台电商为主，但如今京东和天猫旗舰店流量与维护成本过高，生存困难。近两年，平谷区通过对果农培训，帮助他们借助手机直面顾客推介，再通过快递等实现销售，掌握农产品的交易权、定价权、收益权，让农民成为互联网时代有尊严的新农人。数据显示，2018年平谷共有1400万斤大桃通过电商销售，农民实现增收1.12亿元。

政府组织进村入户的“新农人讲学班”等电商培训，培养了农村电商人才，推动大桃流通标准化。通过培育本土电商讲师团队，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对大桃主产乡镇开展“地毯式”培训。“好多桃农在讲课后都跟我们咨询买啥样的手机好，课后就买去。”负责培训的讲师团讲师王丹说，培训从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到给产品照相开始，教授农民在网上诚信经营，提高农民互联网营销的意识和技能，目前已经建立了169个微信群，进行线上跟踪服务，课上掌握不了的內容，以图片、文字、小视频等形式讲解，在群内统一解答。

除此之外，培训还包括桃树的产中、产后养护，化肥农药的管控理念以及分级销售策略等。相比果农之前将大桃成筐卖给桃贩子遭遇压价，电商培训和产品分级理念让大桃销售单价提高到了原来的4倍多，农民积极性大幅提高。

在后北官村大桃交易市场，一筐筐大桃通过传送带进入新近引进的大桃分拣设备，帮助桃农实现大桃甜度在机械设备的规模化无损测糖和等级细分，提高产业竞争力。

5年前还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的白领张华，如今已返回平谷成为专业桃农，通过网络销售，给她的前同事带去了新鲜的大桃，不仅收入更高，而且自己还成了讲师团的讲师，心中充满成就感。“桃子质量越来越好，原来按筐卖，现在按盒，甚至按个儿卖！”

大桃产业优化升级

向集约型高质量现代化模式发展

进入2018年，老岳和老卢都迎来了新问题——谁来接班？

64岁的岳长保说，这是自己最担心的事，果树不比大田，需要多年培育，孩子们都在外工作，没有人愿意回来接班。他认为自己身体能再干个八年、十年，可这之后，自己真就成为“末代

农民”了。“年轻有学问的，人家上外边闯世界去了，我们这代人以后怎么办？这是我现在最担忧的事。”

张文忠说，农业专业化的产业要求在提升，但农民的综合能力在下降。市场激烈竞争下，对产品的要求更高，以“五六十岁”为主的这代农民不仅年龄偏大，而且知识、体力受限，因此亟须补充高素质精英型农民。“而年轻人眼高手低的多，大学生下决心要从果果树，没有四五年积累做不出眉目，往往知易行难。”

老岳和老卢面对的问题，是中国一些农业地区的普遍现象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平谷区通过探索经营体制、栽培模式、个人电商和技术引领等手段，帮助果农建设标准化、规模化、集约化、现代化的新型果园，让管理技术更加简化，果农更易接受掌握。

2018年，在大兴庄镇，三福庄果农孙永东种植的清水白桃，不出地头就以每箱100元的价格被收购一空，亩效益达2.6万元；在大华山镇，大峪子村果农胡晋军种植的新品种金秋蟠，采摘价格为每公斤30元；南独乐河镇北独乐河村王庆林种植的水蜜桃领凤、红清水销售价格达每公斤20元……品种引进、示范、推广体系的建立，现代化的新型果园，为大桃产业的优化发展提供了关键保障。

同时，平谷还在探索经营体制创新，采取土地流转方式，将土地收归村集体或承包大户；另一方面，在“互联网+大桃”的基础上，平谷区与顺丰、京东、EMS等物流企业对接，由政府提供场地，顺丰物流在大华山大桃市场建立物流分拨中心，减少了5个中转环节，投入专机、高铁、冷链车等运力优势，让大桃从“枝头”直达“舌尖”。目前平谷大桃销售覆盖全国，并销往泰国、柬埔寨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。

平谷区委、果品办主任李小丰说，在今年的平谷区委五届六次全会上，平谷区提出了紧扣“三区一口岸”的功能定位，坚持生态立区，推动绿色发展，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生态谷，山水平谷、森林城市、花果田园正在成为平谷的“金名片”，为落实全会精神，平谷正在坚定不移地实施大桃精品战略，紧盯育种前沿，分析引进优秀新品种，提高桃农科学管理水平，并强化绿色、安全体系建设，确保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

不仅如此，一系列创新举措同时为减轻桃农压力，提高农民收入开辟了新的途径。在平谷区多部门指导下，平谷返乡创业成立的“北京桃娃”农业科技公司注册提前认购、预售平谷大桃的“情定桃花”认购活动，以“桃花开时卖大桃”帮助农民完成近万单大桃预售，不仅价格是去年的2倍，还同时开发出桃罐头、果干、桃茶叶、桃木剑等工艺品和衍生产品，一举成为互联网认领模式下的“爆品”。

被称为“天下大桃第一镇”的大华山镇人常富东还记得，20世纪90年代初父亲开着手扶拖拉机，用大筐装上七八十斤桃，到附近的批发市场去卖，当时没有合作社也没有商超和电商，面对的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批发商。

“我是靠大桃长大的，大桃产业确实存在老龄化”的问题，小时候父母教我打死也不能回家种地，因为农民要靠天吃饭，投入高，回收慢，果树种下去，3年才结果。”常富东说，而如今，从“商超”到“互联网+”模式，从线下到线上全民电商，从批发市场到盒马鲜生，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以来，大桃产业正在向集约型的高质量现代化模式发展。

张文忠说，种植技术的改进升级也在助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。近年来平谷大桃产业推广“高密度栽培，一亩地桃树株距由原来的1.5米至2米缩减到1米至1.5米，并辅助铺上黑色地膜，提高地面温度。这种小株距，大行距的栽培模式，既可节水灌溉，又可以容下机械化栽培，解决了老龄农民施肥难的问题。截至2017年底，全区已有2.3万亩桃园实现了高密度栽培。

枝修剪、密植栽培、树形控制……一系列果树技术的运用，也助力大桃产业实现新的跨越。

在大桃产业带动下，平谷一大批特色果品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。金秋时节，北京平谷金海湖镇600余亩特色果品博览喜梨喜获丰收；峪口镇、南独乐河镇等地共9000亩优良品种苹果面世；并峪盖柿、磨盘柿、杓头柿……5万亩柿子种植面积位于京郊各区首位。

2017年，平谷区苹果、梨等园林水果产值超过1亿元，核桃、板栗等坚果产值超过7000万元。葡萄、柿子、鲜杏、鲜枣、樱桃产值已超过千万。平谷区果品种植总面积达到38.19万亩，成为首都最大的“果园”。

京郊的京白梨、吉林延边苹果、新疆的库尔勒香梨、辽宁大连的樱桃、山东枣庄的石榴、浙江的杨梅、陕甘豫的猕猴桃、闽粤沿海的龙眼、粤桂南部的荔枝、海南西部的芒果……放眼全国，和平谷大桃一样，一种种特色果品、一个个知名品牌、一座座特色产业产业化生产基地，成为各地富民兴农的有力支撑。

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揭开了中国“三农”发展的新篇章。

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——《诗经》名句，如此赞美盛开桃花的浓艳多姿。

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大桃产业寄托了平谷人的梦想。喜悦、期待、幸福……一棵棵桃树写满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印记，蕴藏了中国农民的精神密码。

在采访中，张文忠不由在纸上写下12个字：“平谷好风光，百里桃乡百里香。”